



瓦尔登湖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日本农村寻找瓦尔登湖

华 纯（日本）

立秋之后，连续两次收到河崎先生从茨城寄出的纸箱。一次里面装满了有泥土香味的新鲜茄子、土豆和蕃薯，另一次是刚摘下的毛栗和自制蓝莓果酱。秋天的味道，一下子滋润了五脏六腑。我在厨房里煮出一碗咖喱蔬菜汤，紫色的茄子闪着诱人的光泽，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河崎是我先生家的远亲，前几年因公司裁员，不得不提前退休。他在乡下造起了新房，一心一意种起田来。河崎太太是在药剂师，三个孩子都已独立。每到周末，河崎太太从县城开车去乡下看望独居的河崎先生。我在他那里租下一个果园。对田园生活的憧憬促使我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在东京和茨城之间一年往返几次，义务帮助河崎整理荒芜多年的田地。当时我信心十足，以为能找到朝思暮想的瓦尔登湖和布衣蔬食的生活方式。

日本关东的农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牧歌式的田园风光和拙朴的自然村落。踏入乡间禁不住一阵心绪涌动，弯腰抓起一把泥土。这土与我过去在中国东北农村插队落户时闻到的泥土味有些不同。它肥沃而松软，一尺长的白萝卜可以从地里轻松地拔起。农作物和果树长势旺盛，整整齐齐排列在田野的矩阵中。

河崎家花2000万日元盖起的房屋，因屋顶上采用太阳辐射热能发电系统，获得政府补贴200万日元。一块辐射板基本解决全天候取暖和热水供应。即使发生地震，也无断水断电之虑。我问他为何不多盖两层楼房，他说孩子不可能回到农村生活，夫妻俩人用不着住大面积的房子。现在乡村农民平均年龄是65岁，未知将来农村命运如何。说到这儿短吁长叹，窗纱上的落叶一齐飞了起来。

河崎家祖传的水稻田是用包租的形式租给了别人。他说如今日本农民光种水稻没法养活自己。原来日本政府从农民手里高价收购稻米，低价卖给消费者，国家亏损越来越大。受西方生活影响，日本国民从大米主食趋向于多样化，于是出现大米过剩。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鼓励稻农将一部分水稻田改种其他农作物，以达到粮食供需平衡。

我跟随河崎夫妇下了几次地，渐渐进入了乡间生活的轨道。第一次下地干活被安排在菜园里。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我戴上草帽和围巾，正弯腰从沙土下挖出一束束花生，突然眼前出现一群嗡嗡乱叫的野蜂，我急忙用毛巾遮挡，想赶走它们却招来一次又一次蜂拥而至，于是慌不择路地跑开，希望有人赶来救我。可是除了寂静的树林，方圆数里竟不见人影。幸得拼命逃遁，终于摆脱野蜂可怕的追逐。我一屁股坐到地上，意识到乡间人少得可怕，留守的几乎都是暮年老人。回到村里，我见到人就主动招呼，他们一个个挺起腰肩开眼笑地跟我对话。

一家有名杂志，封面赫然写上：退休的人，为生命寻找一种生活方式。归乡种田，一种怡然清静的快乐穿梭时光。

我与茨城乡村一来二往，渐渐知道现代人说这些话是有些尴尬了。日本农业高度机械化和少子化，几乎抹杀了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时代的神话。

我多次想起主张回归自然、崇尚简朴生活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该书描绘了作者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和所思。我问自己，如果我置身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木屋，我能否完成一次生命的轮回？

我听见心底发出了另一个声音：“这里没有瓦尔登湖”。我想写诗，却写不出来。那文字里的气场，这里没有出现过。

这一年里，河崎明显衰老了许多。有一件事让我知道，其实现乡下这个样子的他们也不喜欢。起因是果园收获了一整车成熟的毛栗。毛栗是以长棍打下来，然后用脚上穿的特殊靴子用力踩，毛栗外壳裂开，滚出板栗。一个下午打下来，几个人精疲力尽。处理这么多的板栗成了令人头疼的难题。由于不懂得怎样保藏，眼看栗子一点点地烂了，我一下子就抑郁了。

河崎告诉我，每年收获栗子，因品种问题，他们非但卖不出去，还要倒贴不少钱打包寄给亲戚朋友一起分享。大多数瓜果蔬菜，也有一半是自掏腰包免费送人。这样，除了满足自给，还有多少怡然清静的快乐会穿越他们的晚年生活呢？

第二年春天我再去茨城乡下，向河崎家告别。在日本寻找瓦尔登湖的梦想到此结束。那时，听闻日本大米开始出口中国，我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一线曙光出现在眼前，河崎说，感谢中国，日本大米有救了。

我吃了将近30年的日本大米，一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大米。不光是我这么说，买日本大米的中国顾客也这么说。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的话题，生态文明是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本期华文文学版选登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讲普通人的故事，抒热爱自然之情，欢迎赏析。

——编者

大地之子穿山甲

朱颂瑜（瑞士）

我知道没有亲眼见过穿山甲的人很多，但我从小就对穿山甲一见钟情。

那年夏天，父亲皮肤犯病，时不时会用自行车推着我，到农贸市场寻找新鲜的草药。在那里我就常常见到穿山甲，见到它们被困在铁笼里一声不响。它们性情温和动作缓慢，连看人时的眼神也木然羞涩，就像我们这些在城市边缘长大的孩子，其貌不扬，与世无争。后来经常在乡村生活，再见到穿山甲就如见到老朋友一样稔熟亲切，让我心生怜爱。

穿山甲喜欢生活在深山大谷或者靠山临水之处。它们挖洞穴居，钻山拱地，最有乡土情怀，是真正的大地之子。与其他动物相比，穿山甲的长相有点奇特，它们的头呈圆锥状，眼小吻尖，尾巴扁长，配上全身与大地同色的鳞甲，古老、朴实、敦厚，很有一种从远古进化而来的韵味。

我曾经撰写过大象，知道大象是从4700多万年的始祖象进化而来。后来读闲书，发现穿山甲的进化史比大象居然还要早300多万年。这让我不禁对这个儿时的小伙伴刮目相看。

我知道穿山甲独特的构造让动物学家在对它们进行分类时伤透了脑筋。它们与同样善于挖洞的管齿目非洲吃蚁兽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偏偏又没有管齿；它们与贫齿目的犭狸一样身披盔甲，却没有贫齿目的骨板。最后动物学家不得不单独为穿山甲开个鳞甲目，以一个甲字之分，与鳞目的蛇和蜥蜴再区别开来。

穿山甲的外貌也让古时的文人展开过无限想象。南北朝道士梁弘景形容穿山甲时说它型似龟又似鲤；后来，南宋中期博物学家罗愿又形容它状如獾；到了明朝时，李时珍描述穿山甲时写道：“其形如鲤，穴陵而居，故曰蛟

鲤。”我特别喜欢蛟鲤这个别名，透过字面上文化的深度，仿佛能让我看到那些游鱼般的鳞片，带着古人相赠的雅意在大地上诗意走动。

和我一样，穿山甲喜欢独处，喜欢安静，也甘于寂寞，对于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抱有保留态度。由于视力严重退化，穿山甲全凭敏锐的触觉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它们习惯昼伏夜出，在山麓深处觅食，在流星纵横的夜空下独嚼月色，暗自喜乐。

天生狭食的穿山甲有自己极富个性的味蕾，只对蚁类和一些昆虫的幼虫感兴趣。儿时的一年夏天，我跟父亲去佛山出差，旅途上见到有人贩卖穿山甲，就硬拉着父亲停下来观看。我尤其记得那小贩说过，穿山甲身上能散发一种特别的臭味吸引白蚁，当白蚁爬满全身的时候，穿山甲就把身上的鳞片紧紧关闭起来，等爬到浅水之处，再打开鳞片把白蚁释放出来。当白蚁在水上浮游的时候，穿山甲就用灵活的舌头在水面反复扫荡，把它们统统扫入口中。

我蹲在几只穿山甲前听得津津有味。卖家喜客，知道我们是外地人，临走时就送我两片穿山甲的鳞片儿玩，说是宝物。那一夜，到了旅馆，我小心翼翼地将鳞片放在微黄的灯光下竟像两片迷你瓦片，带着与大地一样的气息在掌上诗意绽放。我也是直到那时才晓得原来穿山甲既能爬树也善游泳。难怪清代岭南第一才子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介语·蛟鲤》里留下过句子：“蛟鲤，似鲤有四足，能陆能水，其鳞坚利如铁，黑色，绝有力气，能穿山而行，一名穿山甲。”

乐于独处且以羞涩出名的穿山甲最有隐士气质，它们一生以大地和昆虫为伴，乐于处在世界的边缘，所以野

生穿山甲的寿命至今仍是谜。穿山甲生性单纯，它们遇到危情时不善逃跑，只会把身体蜷曲起来，保护好柔软的腹部，让敌人无从入手。我曾经亲眼见过一只因受惊而把身体蜷起来的穿山甲，大开眼界。当它把整个身体蜷成一个球状时，身上的鳞片就格外层次分明起来，鳞次栉比，极富质感，像乡村清晨一个欲开的花苞。

小时候我从书本上读过白蚁会分泌一种含腐蚀性的蚁酸，就替穿山甲担忧起来。后来，有兽医经验的叔叔告诉我，穿山甲的唾液呈碱性，能中和白蚁的蚁酸，起到防止舌头被灼伤的作用。真是一物治一物啊。可见天地藏玄机，自然是最有趣的。叔叔还说，如果穿山甲挖到一个大蚁洞一时吃不完里面的白蚁，它们还会把它封起来，过些日子再来吃。当吃光洞内的白蚁后，穿山甲会在洞内用泥覆盖上自己的粪便，再招致白蚁来，为日后回头做准备。

以白蚁为食的穿山甲吃掉了害虫，避免了树木的白蚁之害，还在觅食的过程中疏松了泥土，提高了土壤的质量，是真正的森林卫士，对人类有恩情。我曾经从一个研究民俗的台湾朋友那里了解到，在台中有穿山甲生长的南屯地区，每年端午节就有一个叫“穿柴履趟蛟鲤”的民俗活动。依照传统，当地人为了保证农作物的收成，会在每年端午节敲打锅碗瓢盆，穿木屐踩踏地面，以唤醒在冬眠中还嗜睡的穿山甲。

我特别喜欢这样有趣的民俗，简朴的智慧。它们是先人珍贵的馈赠，以平实的温情提醒我们与自然之间榫卯相接的依存关系。只是今天，城市飞速的发展和扩张导致了人类物种的严重失控，使穿山甲在经历了栖息地遭受破坏、食物短缺和农药中毒等威胁后，又继续遭受被人类大量活捉用于养生治病的厄运当中，短短几十年间，已经升级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进入濒临灭绝物种名单。

穿山甲一般不会鸣叫，但在危险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发出如婴儿哭喊般凄厉的叫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唐代著名药学家孙思邈对于医德与治病，尊重天道的规律，不赞成用动物入药，别有仁者之仁与智者之心，为历代医家和百姓所尊崇备至。

今天，我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在一个同样对生命和自然抱有敬畏之心的国度生活，思考。这里的物质资源并不丰富，但是人民深深懂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之道。有时候，在夜阑人静之时，我也会偶然想起从前的故乡大地，想起那些月光清白虫声幽微的乡村夜晚。那个时刻，儿时的幸福感就会轻轻涌上来，在夜色里定格。那些夹杂着穿山甲的快乐回忆也有穿透力，它们能穿透半个地球和厚厚的时间，让我至今念念不忘。

珍贵的柿子

孙 燕（美国）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去和一家老朋友相聚，他们刚刚从德州搬来加州。男的姓杨，女的姓孙。他们两口子都是先生的大学同学，两个男生又是研究生时期的室友，同窗加室友，友谊自然是一环套一环的紧密。杨同学先一步出国留学，先生在他的帮助下来美留学。当时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杨同学一直关心和鼓励。他多次提出经济援助，甚至告诉我们他们的房子可以抵押贷款十几万，具体到可以借给我们的最高金额。这是怎样的友谊和信任！怎能不令我们感动！重要的是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的诚意，他是说到做到的真君子。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援助，但是这份情谊深深埋在我们心里，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杨同学生长在中国东北的大森林地区，家里有一大群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可能是广阔的林海使他心胸豁达，可能是勤劳的父亲使他从不懈怠，可能是善良的母亲遗传了优质基因给他，可能是弟弟妹妹们需要他的关心和爱护。在杨同学的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勤劳善良助人为乐这些现代人逐渐减少的品质。时代的变迁，岁月的蹉跎，地位的转换在他的身上都没有留下痕迹，他还是那样真诚，那样友善。

杨同学现在虽然事业有成，可是生活方式仍然简朴实在。他们家里几乎看不见奢侈品，可是他们对待朋友却很豪爽。为这次聚会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他们家上菜不用盘子，而是用大碗、盆子来盛。孙同学说：“他就怕你们吃不饱。”结果剩下的比吃了的还多。

临走时，他们拿出满满一大箱柿子让我们带走，这是杨同学早上特意去农贸市场为我们买的，这份情谊弥足珍贵。杨同学说：“这是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好东西，在加州又便宜又好。我们搬到这里，简直像进了天堂一样。”是的，小时候，在我们东北地区，由于物质匮乏，加上运输的滞缓，柿子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而且是冻的。我完全能够理解杨同学的感受。

柿子在加州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水果。柿子树很大，每年都会结很多果子，一家人吃不了，就分送给亲朋好友。每年秋季在加州都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互相传递着柿子，也传递着友谊。

杨同学和孙同学两人兴奋地把一箱柿子分给我们和另外一家同学。看着杨同学由于欣喜而发光的眼睛，我似乎觉得这些柿子红得发亮，它们是无价的，我们分明在分享他的宝贝，他的爱，他的幸福。我们顷刻间变得好富有，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从这些珍贵的柿子中品尝到幸福和友谊。



葡萄酒乡回味长

海 云（美国）

汽车穿过山谷地里凝固的夜色，依稀可见月光下影影绰绰的葡萄藤。太平洋的海水被白日的太阳蒸腾，到了这会儿成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围在了拿帕起伏的山丘地上。月亮也如一个含羞待嫁的少女，一会儿躲进云层中，一会儿又钻出来回眸一笑，惹得人在这样的夜色里，心里充满了浪漫的柔情。

摸黑开进了葡萄园里的小酒庄，小小的乡村旅店一片寂静。“床和早餐”旅店是美国的一种民宿，有公用的客厅、厨房和自己的卫生间、卧室，通常房价还包括一顿颇有特色的早餐。

冒着瑟瑟的冷风，穿过一个小庭院，走到一栋别墅前。扭开门锁，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立刻就看到正对面壁炉烧得正旺的红红的火苗，温暖一下就把包围了我！谁说过的：黑夜里留一盏灯，温暖人心。这冬夜里，留着燃烧的壁炉，不仅温暖人心，更是温暖人体。

天蒙蒙亮，睁开眼，拉开窗帘，满眼的惊喜！窗外是横看成排竖成行的葡萄藤架，虽说葡萄藤上早没有了叶子，但并没有枯萎的失意感，相反，弯曲的葡萄藤伸展着蔓延开去，因为排列整齐，在晨曦下，近看如玉藤琼枝，远看又如个头一般高的天兵仪仗队。一排排的葡萄藤之间是泛着翠绿的青草，更像仪仗队员们的绿衣裙。远处的山峦上，云雾缭绕，真有人间仙境的感觉。

呼吸着葡萄园清晨清新的空气，感觉生活本该这

这么简单：不需要电脑电视，只要眼前这自然的风景和呼吸之间感觉到的这份脆鲜的气息。

一顿美味的早餐给我们打足了气，我们开始跑酒庄的酒庄。一整天共品了20多种红酒，喝到后来有点晕乎乎的，但总算品出值得邮回东部的酒。

话说这种叫做Zinfandel的葡萄，你到法国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加州酒庄山谷这里，20多年前，到处疯长！我以前常说这种野草般的葡萄不够珍贵，酿出来的酒自然也就成了“贫民红酒”。20年的变迁，加州酒庄的酒庄硬是把这野草般的葡萄制成了令我刮目相看的美酒。

最终决定订了一箱这种老藤Zinfandel红酒回家。说它老藤，确实够老，这种红酒是1908年种的葡萄藤上结的葡萄酒酿成的。一般的葡萄藤，大约30年就会被酒庄挖掉，重新播种新的葡萄，因为30年之后，葡萄的年产量就会逐年下跌。但这种Zinfandel很特别，它们越老味越醇厚，仿佛把加州酒庄的历史故事囊括其中，沉淀酝酿成一种与任何一种红酒都不同的新品种。我称之为加州的味道。

107岁的葡萄藤结的果实，想想都觉得厚重。喝一口闭上眼睛，脑海里是漫山遍野的酒庄谷地的美丽景色，嘴巴里荡漾着莓类和巧克力的香味。用舌尖拨动着嘴里的酒，一阵颤栗从舌尖往身体里蔓延，情不自禁咽了一口，嘴巴里的香气经由鼻子到空气中啊，

回味也是那么美妙！

在酒乡，遇到不少艺术家和各种与艺术沾边的人，大家一起品酒聊天，让我有一种想说说“品味”的冲动。之所以用品味而不是品位，就是不以高低来论之，而是味觉不同而已。

在葡萄园酒庄游逛的人，大多是贪杯之人，而拥有葡萄园的庄主，又是些何种人物？有个酒庄庄主是位女性，酒庄品酒屋的装饰也透着女性的细腻温婉。走进为客人设计的卫生间里，墙上3幅美女画像下面的橱柜里摆放着书籍，有《如何不显老》等等，传达女主人的人生观。这也是一种品味。健康、美丽、自爱，是我从这小小卫生间得到的信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许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只要你自己开心就行。只是人生中的经历也像一个个酒瓶子上的木塞子，你可以用完就丢弃，或者也可以像一间酒庄那样做，存起来做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挂在那里装扮家园，令自己人看见会回忆起逝去的岁月中曾有过的美好，或者给见到的每一个人一点温暖和会心一笑。

由此想到宋代欧阳修写的《渔家傲》，拿到大洋彼岸来也很合适哩！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盖里生红浪。花气酒香清醉眼，花腮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鹭，船头搁在沙滩上。